

诚信为何难觅?

● 梅桑榆

为 人处世要讲诚信,乃是常识。然而真正按照这一常识行事者似乎越来越少。谈到“诚信”二字,感叹者有之,发牢骚者有之,骂大街者也有之。并且每个人都能讲出一段深受无诚信者之害的故事。更有一些舞文弄墨之辈纷纷撰文,大谈诚信之重要,大骂不讲诚信者之可恶。但大家对于诚信为何象稀有矿藏一样难觅?似乎并未谈及。我忍不住要对此一抒拙见。

人无论善恶,幼小之时,皆为诚实守信之人。两三岁的孩子,均不知说谎为何物,爹妈叫干啥就干啥,答应爹妈在家呆着,绝不走出家门半步。然而年龄稍长,犯下错误,要挨父母大人老师的打骂训斥时,便开始练习说谎了。而诚信的本色,也随之渐渐改变。小儿说谎,大都只是防卫型的,其目的是为了少挨爹妈或老师打骂训斥。成人之后,为了得到某种利益而说谎骗人,或背信弃义,则

是进攻型的。一个人靠不讲诚信获得成功,就要有一个或多个人吃亏上当或是倒霉遭殃。所谓“吃一堑,长一智”,一个人在吃了一堑或吃了数堑之后,恐怕就会学乖,不会轻易再对他人讲什么诚信。而狡诈奸险之徒越多,吃亏上当的人也就越多,不讲诚信也就可能渐成为风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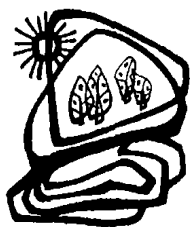
上世纪五、六十年代,政治运动如黄河中的滚滚浊涛,接连不断。民众的诚信之心再三惨遭欺骗和玩弄。“反右”运动伊始,伟大领袖一个“引蛇出洞”的阳谋,便使数十万怀着诚信之心说真话说实话的人巨帽加顶,变成了阶级敌人。到了“文革”期间,更是阴谋、阳谋迭出,由于响应“向党交心”的号召,不知多少人因向革命派交出了日记、书信,而被整人者抓住了反革命罪证;由于诬陷无罪,告密有功,不知多少人因说了两句真话而被一些小人抓住了“把柄”,将其当作向上爬的垫脚石。在数以百万计

的受害者中,有许多人恰恰栽在朋友手里。何故?只因朋友之间均以诚信相待,平时交谈常出肺腑之言,使牺牲朋友邀功请赏者有辫子好抓。在那巨帽乱飞,动辄获罪的年代,诚信成了惹祸的根苗,虚伪矫饰,满口假话方能免灾,人们为了自保,除了保持沉默之外,便是乱说假话,哪还再敢讲什么诚信?

运动时代,人们大多因诚信而在政治上获罪,而今人们则一不小心就会因诚信而在经济上受骗。“文革”结束之后20多年,形形色色的骗子各显神通,其骗术也越来越高,有人在车站码头巧设圈套骗人钱财,有人虚设项目,以集资、入股为名而骗取巨资,有人打着某长或官方旗号到处诈骗……人们除了受骗子所骗,还可能受朋友、情人、合作者以及其他关系亲密的人所骗。曾有人说:“现在除了骗子是真的,其余都是假的。”此言未免偏激,但骗子太多,且猖獗横行却

是事实。而骗子之所以能够得手,除了利用人本性好利的弱点之外,更主要的是利用了人的诚信之心。在骗子横行、陷阱四布的社会,谁若是对那些陌路相逢或有利害关系者讲诚信,便可能误中骗子的圈套,或是将刀柄交到他人手中;因为对陌生人讲诚信,就可能上当受骗,对有利害关系者讲诚信,对方便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干下背信弃义的勾当。

政治挂帅的年代,国民多因诚信而在政治上受害;拜金主义泛滥之今日,国民又多因诚信而在经济上受骗。两个时代相继40余载,无数事实证明,骗子可以利用他人的诚信以得逞,诚信者则因诚信而受骗。由于诚信已被人认为是吃亏或惹祸的代词,因此越来越多的人为了自身的利益不受损害,时时提高警惕,坚持“见人只说三分话”或是“防人之心不可无”的处世原则,如此一来,诚信二字怎能不像稀有矿藏一样难觅?!■



● 朽 木

反腐必先反封建

盘点新世纪第一年即2001年反贪反腐,用战果辉煌四个字来形容毫不为过,特别表现在“大案”与“窝案”的查处上,胡长清成克杰之辈属于前者,远华大案慕马大案属于后者。一个“大”,一个“窝”或是“串”,使巨贪大蠹又创了“新高”,前所未有的。

一年之中挖出这么多重量级的腐败分子,毫无疑问,说明了党和政府反腐倡廉的

决心,毫无疑问,得到人民群众的欢呼拥戴,深得人心,可谓有目共睹,并将被载入史册。现在的问题,是该问一问这些“新高”是如何“创”出的时候了。否则,今后还不知道有什么类似的“新高”让人们咋舌呢——虽然人们的神经已经被锻炼得十分坚强了。

去年年末新华社、人民日报记者以《巨大的胜利》为题,发表了揭露慕马大案内幕的长篇通讯。这类通讯、长文,照例是比一条简约的查处消息更有看头,细节很多,颇值玩味。这一篇亦如此。引起我格外注意的,是这样一些细节:“慕绥新的前妻、女儿、女婿在沈阳市先后注册了十几家公司。慕绥新为他们谋取非法利益打招呼、批条子,直接给予关照”;“身为市委副书记的慕绥新,常常借故不参加市委常委会,对集体的决定,他要推翻就推翻,许多重要问题就是他一句话而定夺。他要提拔沈阳市客运集团原总经理夏任凡,遇到集体抵制,就强行将原属市交通局的客运集团改为市政府直属企业,夏任凡原地不动就提了级”;“土地开发中应收的上千万元的税费,慕绥新、马向东大笔一挥说免就免,根本不经集体讨论决定。讨论、研究问题时,下级若有不同意见,慕绥新就大声训斥,满嘴污言秽语。他曾狂妄地称:‘国家的法令、法规在我